

## 华侨宾馆：昙花一现亦辉煌

刘付德金

茂名华侨宾馆位于迎宾一路同光华路交界转角处,即现在华侨城的位置,存在的历史也就是十五、六年的时间,在茂名的城市发展史上犹如流星般闪过,虽则短暂,却也光耀一时。

据何伟明《油城历史钩沉》一书介绍,华侨城一带地方原是山坡,历史上曾有一条名叫东镇村的小村,只有20多户人家。这里地瘠土干,作物难以生长。村民在后背山上立了一块“龙石”,每逢天旱,村民宰猪杀鸡,祭神求雨。由于求雨出名,远近乡村的人便称之为“求雨岭”。1958年筹建茂名城市,这一片高地定位为市政和商业建设地段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动工修建“三所”(茂名迎宾馆)小六栋、干部宿舍、办公楼和“南瓜顶”(因其顶盖是薄壳圆拱型)市委大礼堂等。市委人委本部曾一度从河西竹棚子迁至河东这一带新建区,1963年第四工程局撤离茂名后,为方便工作,市委人委又迁回河西原第四工程局办公大楼,干部也迁回了大楼后的宿舍,这一片区建设放缓。

改革开放后,茂名经济、社会不断发展。1983年后实行市管县体制,城市东移速度加快。1983年成立茂名中旅社,有40多亩地,在茂名迎宾馆东邻,即现在华侨城地段建起一栋中旅社大楼。开始之初主管部门是市委统战部,市委统战

部的秘书长陈何保同志还在中旅社挂任过书记、经理职务,后提任市台办副主任,一直在市台办工作至退休。市外事侨务办公室成立后,中旅社的主管单位为市外事侨务办。我1988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回市委统战部工作时,当时的中旅社大楼仍在,是一栋4层的建筑。以后市外事侨务办便陆续在这里建设了办公楼及干部宿舍。也是在这时期,华侨宾馆应运而生,它的建设,既有天时地利,更离不开当时市外事侨务办、市委统战部、和市领导的努力。

据梁毅毅同志《茂名侨务工作文选》《情满香江》等书介绍,建设华侨宾馆经历一个曲折过程。改革开放之初,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战、侨务政策,落实房子等财产,清除“海外关系反动”的影响,使港澳同胞、海外侨胞消除疑虑,纷纷回乡观光探亲、投资办厂、捐资公益事业。英籍旅港同胞江可伯先生是茂名高州人,1984年市委、市政府和有关单位领导到香港,拜访江可伯先生本人,诚意邀请他回来观光、投资。1985年政府落实政策,退还其祖屋,他打消了顾虑,于1988年携全家回乡探亲,看到其老家的祖屋保护得很好,非常高兴,感动之余,决心回家乡投资。经考察,觉得家乡还是缺乏酒店,于是决定兴建一间宾馆,集住宿和餐饮于一身。我

市领导的热情诚意,促使江可伯先生决定回来与茂名中旅社合作,1987年12月7日江可伯先生签订投资50万美元建设华侨宾馆协议,然后出资200多万元人民币作启动资金建设。1989年10月9日举行奠基仪式。1991年12月28日竣工开业,当时还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剪彩庆典仪式,时任分管的副市长出席。笔者当时在统战部门工作,也在现场帮忙做一些会务工作,亲身经历了那个场面,还记忆犹新。“华侨宾馆”这几个字就是江可伯先生本人亲笔题写的。

华侨宾馆开业后,辉煌一时,这栋大厦楼高5层,一楼是餐饮大厅,二楼是包房,房间以城市名为房号,如“天津”房、“上海”房等,三到五层楼是住宿,成为人们餐饮、住宿的好去处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,这间中档层次建设的二星级宾馆在几年间就显现出不适应,档次太低,客人逐渐减少,营业上不去,难以为继。在这种情况下,当时市外事侨务办领导班子经过商量,决定以增加投入600万元以上为条件,承包给外商经营,以引进资金和管理技术。经茂名市第三、第四届政协委员黄瑞珍女士的牵线介绍,香港尖东酒楼董事长陈万松和北京城酒楼的邬先生来茂名实地考察,只一次洽谈就拍板定案。华侨宾馆承包之后着手改造,全面装修,用香港的经营理念进行管

理,并投入1400万元扩大营业。装修营业之后的华侨宾馆,宴会大厅富丽堂皇,能容纳500多人,而且无一柱墩,当时在全市是绝无仅有的,所以生意特别兴隆,试业期间每月营业额达110万元。以后,旁边又引进仿唐食街等进行经营,还开设有大富豪卡拉OK夜总会,一时间宾客如云,门庭若市,生意兴隆。后来江可伯先生又投资2000多万元建起了一栋高15层的安达大厦。这一地带从此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,好不繁华,成为黄金地段。

2005年10月,茂名市拍卖行举办茂名市华侨宾馆大院整体资产(房地产)拍卖会,拍卖的茂名华侨宾馆的整体资产(房地产)包括土地使用权面积约20814.28平方,地上建筑物16128.8平方,包括华侨宾馆、仿唐食街、卡丁车馆。这场拍卖会备受广大市民关注,据2005年10月27日的《茂名日报·都市版》报道,在拍卖会上,共有9名竞拍者参加竞拍,既有茂名本地商家,又有来自广州、湛江等地的客户。拍卖会场秩序井然,气氛热烈,经过15轮的激烈竞价,最后被9号买家以4550万元价格竞得。成交价比起拍价3800万元高出750万元,增幅达20%。

此后,开发商在原位置建起了华侨城楼盘,成为商住的小区,茂名华侨宾馆从此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。

## 四十载春秋： 镌刻在乡土中国的 精神等高线

陈德文



我是1982年入学的中师生,1985年中师毕业参加工作,从教9年,从政14年,从警17年。站在天命之年的门槛回望,四十年的职业履历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卷轴画。从粉笔灰飞扬的乡村教室到麦浪翻滚的田间地头,从深夜灯火通明的政研室到警笛呼啸的指挥中枢,三种身份的更迭恰似三重奏鸣,在时代大潮中激荡出独特的生命韵律。这不是简单的岗位轮转,而是一部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微缩史诗,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叙事在历史坐标系中的深刻共振。

### 第一乐章：三尺讲台筑根基

1985年中师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化州市一个乡村小学任教导主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小学,青砖灰瓦间回荡着稚嫩的读书声。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中师生,我们这群“小老师”肩负着特殊使命——既是知识启蒙者,更是乡土文明的守夜人。在油印试卷与煤油灯交织的岁月里,教导主任的职责早已超越教学管理:肩负农村扫除文盲,调解辍学家庭的纠纷,带领学生开垦勤工俭学基地,用毛笔誊写全村春联。那些在晨雾中家访的脚印,那些把作文本批注写成书信的夜晚,让教育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,而是构建起联结千家万户的精神网络。正是这段“泥腿子教育”的淬炼,让我读懂了费孝通笔下“乡土中国”的深层密码,为后来治理乡镇埋下了伏笔。

### 第二乐章：阡陌纵横绘新图

当世纪之交的春风吹拂江淮大地,1994年,我从教书先生转任为乡镇管理者及地级市政策研究者。彼时的中国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:农业税改革撕开传统治理的裂口,打工潮冲击着乡土社会结构。作为担任过乡镇党政办主任、副镇长和地级市委政研室科长,从事过分管教育、农村农业、城市经济研究工作的我,那时既要应对“普九”攻坚的硬指标,又要在税费改革中平衡各方诉求。记得当年为修建希望小学,我们创造性地将村民代表大会开成了“晒账大会”,把每一车砂石料的来龙去脉写在村口黑板上;为化解土地纠纷,带着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逐户讲解,把政策文件翻译成俚语俗话。这段经历让我顿悟:基层治理的真谛,不在于文件如何精美,而在于能否将制度刚性转化为乡土社会的柔性共识。

### 第三乐章：法治星火照征程

2008年,我从市委政策研究室转任到市公安局,担任过指挥中心调研科长、督察支队政委、指挥中心主任,以及县级市公安局政委。刚进市公安局那年,《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》刚刚颁布。从政策研究者变身执法监督者,角色转换间更觉责任千钧。在警务机制改革的浪潮中,我们推动“阳光警务”系统覆盖城乡,让110接警台的等待时长精确到秒;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,既要做惩治犯罪的利剑,又要当规范执法的盾牌。指挥中心大屏闪烁的红蓝光点里,藏着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:当城镇化率突破60%,传统熟人社会的治理智慧需要与现代法治精神深度融合。那些通宵达旦的应急预案推演,那些为规范执法细则字斟句酌的会议,都在诠释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深刻内涵。

### 第四篇章：精神等高线的生成

四十年风雨兼程,从青丝到白发,三个领域的跨越恰似在绘制中国基层治理的精神等高线。教育生涯赋予我“俯身倾听”的自觉,行政历练锻造我“抽丝剥茧”的智慧,警营岁月铸就我“持正守中”的定力。这些看似迥异的职业体验,实则在共同回答钱穆先生提出的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”之问——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文明根脉?今天的乡土中国,乡村振兴与数字治理正在谱写新篇。当年我们手绘的乡镇地图已被卫星遥感取代,但基层治理的核心要义从未改变:在制度与人性、传统与现代、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动态平衡。这或许就是四十年职业生涯最珍贵的馈赠——它让我懂得,真正的治理艺术不在于登临怎样的高位,而在于能否在时代洪流中守护那些永恒的价值坐标:对弱者的悲悯,对规则的敬畏,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。

站在人生秋色里,回望来路苍茫。那些在村小教室点亮过的眼睛,那些在田埂上化解的矛盾,那些在深夜警灯下守护的安宁,早已熔铸成生命的底色。这不是终点,而是将四十年积累转化为治理智慧的起点。正如大别山区的映山红,我们的生命价值,最终在服务过的山水人间次第绽放。

## 茂名市永久桥：城市向东发展的见证

王如晓



在茂名市区的版图上,小东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,自北向南蜿蜒流淌,将城市一分为二。而横跨其上的永久桥,则是连接东西两岸的重要纽带,更是茂名城市发展历程的活化石。这座桥不仅承载着交通功能,更见证了茂名从石油小城向现代化都市蜕变的壮阔历程。

永久桥的诞生,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茂名石油工业的兴起。1958年,随着茂名石油页岩公司的成立,这座因油而生的城市开始了它的工业化进程。凡万石油工人和建设者们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,在小东西江两岸的河西片区安营扎寨。然而,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,狭窄的河西片区已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,向东拓展成为必然选择,所以,造一座桥迫在眉睫。

1959年,长177米,宽31米的永久桥应运而生。在工人们在日夜不停的施工中,不到一年建成,成为市区最早的桥梁。这座最初仅有两车道宽的桥梁,成为连接河西老城区与河东新区的第一条陆路通道。桥取名“永久”,寄托着建设者们对这座城市永恒繁荣的美好愿景。桥梁建成之初,两岸景象迥异:西岸是机器轰鸣、灯火通明的炼油厂区和密集的工人住宅,东岸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零星的村落、少部分居民住宅区。谁能想到,这座看似普通的桥梁,将成为撬动茂名城市格局的重要支点。

笔者自1976年入露天矿工作起,直1999年搬家到河东片居住,在河西居住了22年之久。印象中,七、八十年代的永久桥,是茂名最具活力

的城市地标。每天清晨上班时间,成千上万的自行车从河东的住宅区涌向河西的厂区,形成蔚为壮观的“自行车洪流”。据老一辈茂名人回忆及有关记载,高峰时期桥上通行的自行车数量可达上万辆,车铃声一路欢歌,响彻云霄,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城市交响曲。傍晚下班时分,这股洪流又会逆向流动,场面同样震撼感人。永久桥不仅见证了茂名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,也承载了一代建设者们的集体记忆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南粤大地,茂名也迎来了城市发展的新机遇。1983年,茂名设为地级市,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。河东片区作为城市拓展的主要方向,开始迎来震撼开发。永久桥作为连接东西的重要通道,交通压力与日俱增。此情此景,我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觉得扩建永久桥已迫在眉睫,势在必行。我利用1993年3月参加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机会,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向大会提出《关于扩大永久桥的建议》,得到市政府及城建部门的重视,于1993年底开始筹备加宽改造永久桥。1994年初对永久桥进行了扩建,桥面由原来的两车道拓宽为四车道,人行道也相应加宽。当年国庆节通车,市民们欢呼雀跃。这次改造不仅缓解了交通拥堵,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好的观景空间。自此,永久桥、小东江两岸、体育中心及江滨公园成为了当时市区不可多得的休闲娱乐景点,成为茂名城乡居民向往的圣地。在市二小工作的十多年,我每天清晨或黄昏,都要去离家不足一里地的永久桥

上走一走,看一看,观日出日落的美景,看茂名向东向南发展的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同时,笔者于1985年至1998年在市二小任教期间,曾组织历届学生多次到永久桥、江滨公园参观游玩,并布置作业写《我爱家乡的永久桥》。同学们把永久桥的历史、地位、风光、特点、作用及人们对它的赞美之情写得生动感人。有一批佳作分别获全国中小学生作文竞赛大奖,现在回想起来还倍感激动、自豪。

进入21世纪,茂名城市东进步伐进一步加快。河东片区从昔日的农田荒野之地蜕变为现代化的城市新区,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。市政中心、文化广场、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功能相继落户河东,使河东逐渐成为茂名的政治、文化、商业中心。在这一过程中,永久桥始终扮演着城市主动脉的角色,每天输送着数以万计的人流和车流,默默支撑着城市的运转,作为支撑着油城向东、向南、向海发展的坚强后盾。

如今的永久桥,已不仅是交通枢纽,更成为茂名市民休闲生活的重要场所。每当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许多市民会漫步至桥上的人行道,凭栏远眺。东岸的新城灯火璀璨,与小东江的粼粼波光交相辉映;桥东南的摩天轮缓缓旋转,投射出梦幻般的光影。江风拂面,带走人们一天的疲惫;灯光水影,勾勒出城市的繁华,东江八点步行街,更是年轻人夜生活的天堂。在这里,老一辈可以追忆往昔,年轻人能够感受当下,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记忆。

对于许多老茂名人来说,永久桥承载着太多的情感与记忆。我的邻居,今年68岁的退休工人李师傅告诉我:“我20岁从老家来到茂名石油公司工作,在上班期间,每天都要骑自行车经过永久桥。那时候桥没现在这么宽,但特别热闹。现在虽然有了更多的新桥,但我还是最喜欢常来永久桥走走,看看两岸的变化,心情十分舒畅。”像李师傅这样对永久桥怀有深厚感情的老茂名人不在少数,这座桥已经成为他们人生历程中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,永久桥的变迁史就是茂名城市发展的缩影。从小东江上的一座普通桥梁,到城市东西发展的关键纽带;从单纯的交通设施,到集交通、观光、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地标;从见证自行车洪流的工业年代,到适应汽车时代的现代化都市——永久桥的每一次改变,都呼应着茂名城市发展的脉搏。它如同一位沉默的观察者,记录着这座城市从石油工业基地向现代化滨海绿城华丽转身。
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,永久桥已经陪伴茂名人民走过了六十余载春秋。它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连接,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、传统与现代的情感纽带。随着城市向东靠海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,茂名的城市框架将进一步拉大,可能会有更多现代化的桥梁跨越小东江。但无论如何,永久桥作为茂名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,其历史地位和情感价值将永不褪色。它将继续屹立于小东江上,见证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蜕变与飞跃,成为铭刻在茂名人心中永恒地标。